

黑丫

民间抗日的意志

梁洪涛 薛飞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黑

民间抗日的意志

梁洪涛 薛飞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黑丫 / 梁洪涛, 薛飞著. 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5.11

ISBN 978-7-5034-6876-6

I . ①黑… II . ①梁… ②薛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1359 号

责任编辑: 卜伟欣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www.wenshipress.com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
印 张: 8.75

字 数: 180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2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引 子

我们两个是已经慢慢“老去”的七〇后，文风迥然不同的文字爱好者，这一次因为机缘巧合聚到一起，共同去讲述一段让人荡气回肠的故事。

曾经我们几个文友去参观冀鲁边区革命纪念馆。在陈列室里，一位鹤发童颜的耄耋老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，他神情凝重地注视着陈列架上一柄锈迹斑斑的扁铲，然后，对着扁铲深深鞠了三个躬。我们发现，老人眼里噙满了泪花。

对于文字的钟爱与敏锐，促使我们去探究表象背后的故事。老人了解到我们的身份后，毫不保留地讲起这柄扁铲的来历——

“这把扁铲可是有来头儿，它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唯一遗物，当年我母亲用它为东陵四外两乡的骡马挂掌，用它杀了无数个日本鬼子，最后用它砍开关押乡亲们的铁栅栏，救出了上千人……”

老人说，他姓罗，祖籍乐陵市朱集镇，现居住在省城济南，曾任省城某高校教授，已退休多年，但每年清明都要回老家上坟祭祖。

“你们跟我来。”罗老先生带我们来到纪念馆后面的烈士陵园。枣林里竖着无数革命烈士的墓碑，我们跟在他身后绕了好大一圈儿，最后在一座刻着“陈黑丫、罗长水烈士之墓”的墓碑前站定。

“这就是我母亲和父亲的墓，这里藏了他们太多的故事，他们特别的爱情，他们不寻常的抗战……有机会我一一讲给你们听。”

罗老的话激起了我们强烈的探求欲，我们承诺可以把故事整理出版，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父母，了解那段历史。罗老先生沉吟良久，最后答应在东陵多住些日子，把他所知道的他父母的故事全部讲出来。

为了更好地追溯、还原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嘴里不那么完整的故事，我们去了故事的发生地——罗老的家乡朱集镇。朱集镇是乐陵市金丝小枣主产区，种植枣树超过400万株。罗老带我们去了德润枣业的万亩小枣基地，这里是一片老枣林，春天的枣树刚刚发芽，罗老一边讲述，一边感慨，“七十多年前，我的母亲、父亲就在这里生活、战斗……”

我们和罗老在朱集镇待了三天，在走访中又有了更多的收获——见到了故事中一些主要人物的后人，比如黑丫的闺蜜田枣枣的女儿，黑丫的追求者郭大锤的侄子，以及薛郎中的外甥等等。在这些后人断断续续的讲述里，一幅枣乡儿女保枣护枣、抗日救国的壮烈画面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……

特别要说明的是，为了整体情节的需要，出版时特将故事发生地定在纯虚构的地名——东陵。

目录 _ contents

引 子	_001
第 一 章	多方碰撞信子节 _001
第 二 章	千丝万缕娃娃亲 _025
第 三 章	阴谋初探无核枣 _042
第 四 章	雪上加霜收红税 _058
第 五 章	正面对抗保安团 _071
第 六 章	万众一心抗红税 _090
第 七 章	巧取棒种再探枣 _113
第 八 章	鬼魅觊觎救命粮 _130
第 九 章	阴谋收枣计中计 _149
第 十 章	颊河灯会初较量 _168
第十一章	鸳鸯乱点逼婚记 _183
第十二章	高价收枣藏阴谋 _200
第十三章	调虎离山救长水 _214
第十四章	再入虎穴探情报 _229
第十五章	风声鹤唳碣石山 _247
第十六章	前事不忘后事师 _266
后 记	_274

第一章 多方碰撞信子节

01

1937年农历三月廿八这一天，是东陵县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信子节。“信”即尊崇，“子”即指出海的童男女童，信子节，就是怀念出海未归的童男女童的节日。

公元前209年农历三月廿八，秦始皇为寻找长生不老之药，派方士徐福带领千名童男女童从东陵出发下东海，到了东夷日本岛落地生根。临走前，徐福除了带着种子、药材、蚕茧和生活用具外，还捎去东陵县的一株金丝无核枣树苗栽在了东京西郊的一座古寺内。乡亲为了纪念出海未归的童男女童，每逢甲子年的农历三月廿八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，由几十名壮汉抬着信子架四街展示，架子上有6—8名儿童表演节目，名曰“信子节”。后来，乡亲们嫌60年一届的信子节太过漫长，于是缩短周期改为每5年一次了。

信子节在东陵县乡亲们眼里，比过年都重要，这一天，四邻八村的乡亲们都会涌进县城去看热闹。当然，朱集村的挂掌女陈黑丫也不例外。黑丫二十来岁，长得粗胳膊长腿，黑黑的皮肤，说话粗葫芦大嗓，但长得并不算丑。此时，她正在磨刀石上“噌噌”磨扁铲。

黑丫的家坐落在朱集村西头，土坯墙的农家小院，两扇栅栏门。院里有两棵老枣树，枝头已长出一寸长的嫩芽。在一棵枣树的下面，拴着一头小黑驴。

三间北屋，房檐上挂着一串串红辣椒、玉米锤儿、干透了的扁豆角。两间西偏房，一间是柴火棚子，一间是驴圈。靠近屋门的旁边，有一口水缸。黑丫就在水缸旁磨着扁铲。

头发花白的黑丫娘，因在娘家排行老三，人称“三娘”。此刻她坐在门槛上，望着闺女满怀心思。

“丫头，这届信子节俺估摸着人少不了，人多车多，骡马就多，你别光顾着看热闹，要留意那些需要挂掌的骡马。还要留意下顺风红枣货栈，也就是你婆家那边的动静，听听老罗家是啥意思。”

“婆家婆家，俺还没见过女婿的面呢！谁知道他是红脸关公，还是黑脸张飞？再说了，俺一个闺女家，怎么好意思上门去打听人家啊？”黑丫急急火火地嚷着。

三娘慢条斯理地说，“你这孩子，你平时捉弄你娘的心眼子呢，不会假装去串门要口水喝打听啊，你也甭管人家是红脸黑脸了，关键你和罗长水这小子是从小定下的娃娃亲，这事儿可改不了。”

“谁说的娃娃亲就不能改？想改就能改了，不想改就改不了！”

“快别乱说了。你这黑丫头，听说罗长水从天津求学回来了，这次信子节上没准你就能见到。”黑丫满不在乎的态度让三娘有些恼火，她站起来，抖抖身上的尘土，抬手从屋檐上掰了几个红辣椒，往屋里走。

黑丫不屑地冲娘的背影做个鬼脸，“那就见一见，如果不合俺的眼，这门亲事俺可不认！”

这当口，穿得花枝招展的邻居姑娘田枣枣闯进来，“怎么？人家罗长水可是红枣货栈的少掌柜呢，你不认，别家的姑娘还抢着认哩！”说完嘻嘻笑起来。

田枣枣是黑丫的死党，两人从小一块长大，她心思缜密，经常帮粗枝大叶的黑丫出主意、解围。

黑丫磨好了扁铲，从盆里撩了把水洗了洗铲刃，直起身，“哼，俺黑丫不认的爷们儿，谁爱抢谁抢，要是俺认定的爷们儿，谁也别想从俺手里抢走！”

田枣枣咧咧嘴，“大话放早了，收不回的。”

黑丫仰起脸，“谁放大话了，你不信，抢一个试试！”

田枣枣笑，“‘姐妹夫，不可掳’，俺决不会抢，但不代表别人不抢哦。”

黑丫也笑，“好，俺就等着那个‘强盗’出现，看看她是何方神圣，长的三头还是六臂！”

说着话，黑丫把扁铲背在背上，锤子别在腰里，铁掌和钉子揣进兜里，从枣树下牵过小黑驴，麻利地翻身上驴。然后，伸手把田枣枣拉上去，“走，咱俩去信子节凑凑热闹，看看他罗长水到底是啥样的人。”

两人姑娘骑在一头毛驴上，叽叽喳喳地出了家门。

02

太阳拔竿子高时，东陵县四邻八村的乡亲们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都穿着新衣裳，打扮得头齐脚齐，脸上漾着欢乐的笑容，齐呼呼地涌进了县城，然后奔西关广场而来。广场中心搭起了两台三四丈高的信子架，外观呈“古”字形，由木杆、铁棍绑制而成，竖杆的顶端用铁架、木板搭起平斗形空中舞台。舞台四周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旗，煞是好看。架子下端压着许多磨盘，重达数吨，以稳定架子和高杆上的空中舞台。

抬信子的32个壮汉穿着绣红边的黑衣，8个10岁左右的参祭儿童穿得红红绿绿，全都干净利落地站在信子架旁边。黑丫和田枣枣骑着小黑驴来到广场，两人下驴，黑丫把驴拴在旁边的树上，拉着田枣枣在人群里穿梭，东瞅西瞧。

人群的外围出现一位皮肤白皙、长得俊俏、穿着时尚的大眼睛姑娘，牵着马往台子跟前来，目光犀利地扫视着人群。

大眼睛姑娘与黑丫打了个照面，黑丫倒吸一口凉气，“这闺女长得比俺还俊，但眼神咋这么狠呢？”

田枣枣也看到了那个大眼睛姑娘，嘀咕道，“嗯，是挺俊，但看着不像个善茬子。”

黑丫拉着田枣枣挤到前面，她抬腿要上到台子上去，被田枣枣给拦住了。“你可别做这么大动静，被你爷们儿看见，不定咋笑话你呢。”

黑丫左看右瞅，觉得好多眼睛往自己这里望，忙拉着田枣枣退到台下正中间，仰脸往台上看。

广场北侧是主席台，台上并排摆放着四张长条桌，桌子后面坐着政府要员和一些乡绅名流。东陵县商会会长袁五爷坐在正中间。袁五爷60来岁，宽脑门，精神矍铄。他站起来，向各位乡绅名流点点头，说道，“信子节在东陵县流传了两千多年，是大家祭拜的隆重节日，它代表了东陵人民的一种文化传统，承载着东陵县人民对流落外乡的亲人的纪念与深情。所以不管有多困难也要把信子节办下去，但是现在正值兵荒马乱，民不聊生，办一届信子节非常不容易。人力、物力都不是个小数目，这届信子节幸亏了咱们东陵县的广大商户，尤其是顺风红枣货栈少掌柜罗长水的鼎力支持，才能顺利举办。下面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罗少掌柜致辞，并宣布信子节开幕！”

台下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

人群中的黑丫睁大眼睛，屏住了呼吸。旁边的田枣枣捅捅她，“你男人要出场了啊，瞅好了。”

人群的另一处，那位大眼睛姑娘正四处撒目，她的目光落在人群的前一排。那里，站着一个长得白净戴眼镜的高个后生，被旁边一个矮胖后生推了一把，“少掌柜，快上去啊。”

罗长水转身向众人挥手致意，然后大踏步走上台来，走到台侧一个铺着红绸布的桌子后面站住。桌子后面有椅子，但他没有坐，两只胳膊展开，扶着桌子边。此时，那个大眼睛姑娘的眼睛变成了聚光灯，从罗长水上台的那一刻起，就把罗长水罩住了。

罗长水推推鼻梁上的眼镜，声音洪亮而亲切地说道——

“各位乡亲父老，你们好！我罗长水是喝东陵县的水、吃东陵县的枣子长大的，我们顺风红枣货栈这些年的发展离不开乡亲们的帮衬，这次家乡举办信子节，我只是代表我们老罗家尽了点微薄之力，不足挂齿。我们东陵县的信子节已经有千年历史，当年徐福带着千名孩童和财富流落他乡，一去不能复返。我们不忍心疼那么多种子、药材、技术，不忍心疼我们东陵县最宝贵的金丝无核枣的移植，我们只心疼和我们有着血缘关系、乡缘亲情的孩子们，他们在他乡，还好吗？他们可曾看见隔海相望的亲人的哀容？可曾听见亲人们千年不停的呼唤？”说到这里，罗长水稍停了一下。

大家静默不语，齐刷刷注视着他。

罗长水继续说，“这个信子节，从最初的盼望到现在的纪念，都告诉我们乡土最重，乡情最亲，告诉那些远去的灵魂，家乡的人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，家乡的山山水水也没忘记过他们！现在，那个地方的人回来了，已经在我们东三省驻扎下来，他们之中有我们的亲人辛苦哺育的后代，他们身上有我们的亲人带去的文化和技术，他们享受着我们给他们的亲情和福利，可是却用武器和残忍来回报我们，不但侵占了咱们东三省，还觊觎我们整个中国！孔子说了，要‘以直报怨’，那今年的信子节，我们就有了更大的一个主题，就是用我们的呼唤，让那些远去的魂魄回来，让小日本这些丧心病狂的凶残之人受到他们祖先的谴责！这种谴责将会是一种最古老的咒语：他们今天所加在我们国土上的一切，我们将给予他们百倍的反击！”

台下人们群情激昂，掌声雷动。那个矮胖后生的巴掌拍得最响，他在人群中振臂高呼，“好，好，少掌柜讲得好！”

田枣枣望着那个后生，拉拉黑丫的衣角，“哎，你看那小子咋咋呼呼的，他不就是罗家的一个伙计吗？”

黑丫并不理会，只是眼睛直直地盯着台上的罗长水。

罗长水含着和蔼的笑意冲大家摆了摆手，大伙静下来。他继续用腼腆而有磁性的声音说道，“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东陵人，我们家的顺风红枣货栈发展到今天，也是承蒙乡亲们的帮衬，现在国难当头，家乡办信子节遇到了难处，我怎么能袖手旁观？尽我所能支持一下是理所当然。在这里，过多的话我就不讲了，吟一首诗来表达一下我的心情吧。”

他轻轻地闭了下眼睛，仿佛要平息一下刚才激愤的心情，用略带嘶哑的嗓音吟道：

“千年信子客纷纷，望海归乡唤子频。
香祭招魂亲不见，阴云魑魅欲进门。
千年枣树蒙灰雾，几岁樱花镀白金。
且待风吹花落日，东陵方显万家春。”

谢谢大家！”

罗长水说完向台下的观众深深地鞠了一躬。乡亲们欢呼，纷纷夸赞罗长水仗义。

有一姑娘低低地对她身边的伴儿说，“他吟诗的样子迷死个人，也不知道他有媳妇没？”

“你就别瞎想了，听说他从小就和朱集村的一个姑娘定下了娃娃亲……”

人群里的黑丫，目不转睛、如醉如痴地看着台上这个充满书卷气的男人，是这么大气，又是这么俊朗洒脱，禁不住心里春风荡漾。她双手合十，冲空中说，“爹啊，您老腿脚不好，眼光倒是准得很，帮闺女找了个如意郎君哪！”

田枣枣见她如痴如醉的样子，把手伸到她的眼睛前面晃了晃。黑丫不为所动，依然瞄着罗长水，“枣枣啊，你看他不但长得俊，

还会吟诗，又办了正事，真是个爷们儿！俺黑丫认了。”

说话间，黑丫却发现罗长水的眼光盯在某一个地方，她顺着他的目光望，看到刚才遇到的那位大眼睛姑娘，正与罗长水目光对望。黑丫心里急得咚咚直跳，正想办法打扰他们，却听到人群中有人叫嚷。

“长水你这个败家子，背着老子为信子节捐钱，还一捐就一大半，信子节是你家办的啊！”一个墩子个老头拨开人群，向台上冲过去。

“不好啦！老掌柜来了。”矮胖后生几个箭步蹿过去，试图去挡住往台上冲的罗天顺，“罗掌柜，有话好说啊。”

罗天顺是顺风红枣货栈的老掌柜，60多岁，胖脸膛，头戴红疙瘩毡帽，身穿丝绸大褂。他气急败坏地推开矮胖后生，“马枣生，你这个马屁精，我让你跟着少掌柜伺候他，谁让你怂恿他了？”

马枣生被推了个趔趄，他担心罗长水挨打，冲台上喊，“少掌柜，你快跑啊！”

此时，罗天顺已蹿到台上，他脱下鞋子对着罗长水就打，一边骂，“打死你个败家子！打死你个兔崽子！”

袁五爷伸手抓住他拿鞋的胳膊，“老掌柜，请息怒，长水这孩子到底是天津念过洋书的，做事大气，有前途！不仅给你长脸，还给你们整个罗家长脸！你怎么还生气呢？”

“是啊，少掌柜今天可风光了，太露脸了，他真是咱们枣乡的领袖啊！”马枣生在旁边附和。

罗天顺瞪他一眼，“连少爷也看不住，还瞎咧咧，住嘴！”

大家哄笑，马枣生脸上没面，委屈地看看袁五爷。袁五爷刚想说话，罗天顺气呼呼截住他，“你甭说那些好听的了，好听的能当饭吃吗？光长脸管个屁用呀，把俺积攒大半年的钱都糟践了。俺问你，你是用啥法子鼓动长水心甘情愿掏出这么多钱的？”

袁五爷一听这话，一脸的不高兴，“罗掌柜，啥叫鼓动他啊？

罗长水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他做出这样的义举，绝对有他自己的考虑。有的人，你就是把他‘鼓’到天上去，他能‘动’一下吗？”

台下众人哄堂大笑。

罗天顺自觉没有面子，更加气愤，“袁五爷，咱废话少说，钱是孽子背着俺拿出来的，所以是借，不是捐，等你们有了钱，必须要还账！”

罗长水埋怨他爹，“爹，你快下去吧，别在这里闹了。”

罗天顺眼一瞪，“谁闹了，俺说的都是真事。全县人的信子节，不能让咱老罗家一家包圆囡头吧？”

台下众人议论纷纷，都在嘲笑罗天顺吝啬不讲理。罗天顺当众被人非议，更加恼羞成怒，再次举起鞋底子来打罗长水，“你这个孽子，糟践了俺的钱，还让老子被笑话！”

罗长水一边躲着，一边喊：“我宣布，信子节开幕！”然后跑下台去。

罗天顺举着鞋子一踮一踮地追赶。

此时，广场上鞭炮齐鸣，锣鼓喧天，信子节正式开始。

8名表演的儿童已分别登上两个信子顶端的平斗形舞台，32名壮汉分别站在两个信子的四个方位，同时抬起信子架，喊着有节奏的号子，稳稳地往前行进。

在信子顶端表演的儿童，他们头梳抓髻，腰扎红兜兜，有的手持焚香，有的手持灯笼，有的手持道家拂尘或招魂幡，有的双手托祭品，行进中祭天祭神，冲东方高声呼喊一些召唤灵魂回乡的话——

“快回来吧！”

“回家看看吧！”

“爹娘想你们啊……”

这些话不断重复着，一声比一声深重、悲恸……

东陵县的東西大街上，看熱鬧的人群熙熙攘攘，人山人海，大家跟在抬信子的後面，從西向東，走着，笑着，说着，鬧着，也有老人抹着眼淚。

羅天順拎着鞋子，追到了大街上。

大街一側，一匹歲了蹄子的騾子拉着彩車咣當咣當在原地轉了起來，後面幾輛車跟着撞了上來，騾子、毛驢、人叫成一片。趕車的人是個干瘦男人，大呼小叫的，却怎么也拉不住發飆的騾子。

大眼睛姑娘牽着馬從邊上經過，她的馬也被裹挾進來，帶得她差點跌倒在地。遠處的羅長水看到姑娘的處境危險，從人群中奮力朝她這趕，並大聲喊：“快躲開，繞出去——”

姑娘似乎聽見喊聲，朝羅長水這邊望望。這時，姑娘的衣服下擺被車轅子挂開了一個大口子，露出裏面的紅色小衣，周圍有人發出哧哧的笑聲。姑娘生氣地瞪了那些不懷好意的男人一眼，迅速掩蔽，逃開。

黑丫一直在看着羅長水，她蹣跚着腳，伸着脖子，從台上追到台下，生怕被人搶去似的，內心充滿焦躁和不安，怎奈人多人擠，總是遮擋她的視線。她急切地分開人群，想去追羅長水，却被田棗棗一把拽住了。

“黑丫，你出手的時候到了！”田棗棗用手一指路中間那匹歲了蹄子的騾子。

黑丫一看，那匹騾子正拉着車在路中間“咣當咣當”轉圈兒，職業習慣容不得她有半點猶豫，她几步蹣跚到了騾子跟前，一哈腰，伸右手扳起騾子歲了蹄子的那條腿，把蹄子担在自己弓起的右腿膝蓋上，左手從背上抽出扁鏟，“刷刷”几下把蹄子鏟平，從兜里摸出鐵掌和釘子，然後從腰里抽出錘子，“啪啪”几下釘上去。

整套动作干净利索，连衣服都没弄皱一点。

周围的人们哄然叫好。

黑丫却不理众人哄叫，向那赶车的干瘦男伸出手，“给钱！”

在人群中寻找大眼睛姑娘的罗长水正好赶到这里，看到黑丫为发飙骡子挂掌这一幕，被惊呆了，摇头自语，“竟然有如此彪悍的女人，谁敢娶啊！”

黑丫瞅见人群里的罗长水，顾不得要钱，就要追上去，被赶车的干瘦男拦下。

“哎，你别走，另外三只蹄子也得挂新掌，要不很快也会崴了蹄子。”

黑丫伸长脖子瞄着人群里的罗长水，不耐烦地说，“你这人，俺一会儿再给你挂不行吗？”

“那咋行，俺一会儿上哪里找你。”

田枣枣扑哧笑了，“黑丫，还是先挂掌吧，罗长水丢不了。”

黑丫推了一把田枣枣，“俺爷们儿追丢了，你给赔？”

田枣枣憋住笑，“你太心急，就像有人跟你抢似的。”

黑丫从挎包里重新抽出扁铲。干瘦男把骡子牵过来，伸开双臂打场子，“大家让一让，叫这位女侠继续为俺的骡子挂掌。”

黑丫一听这话，感觉很有意思，咯咯地笑了起来：“你刚才叫俺啥？女侠？”

“是啊，刚才你拦惊骡子挂掌的场面，那动作，干净利落，简直就是个侠客！”

这几句夸可让黑丫来了精神，她走到骡子跟前，用手指在需要挂掌的那条腿上戳了一下，骡子自动抬起了蹄子，只见黑丫扁铲轻轻一挥，把蹄子一下切平，然后糊饼子一样把一个铁掌拍在蹄子上，接着从兜里摸出几个铁钉“嗖”的一甩，4枚铁掌都扎在钉孔内，最后从腰里抽出锤子“咣咣”几下把掌挂完。接着以同样的动作把其他两个蹄子挂完，这一切都在瞬间完成，周围的

人都惊呆了。很久，大家回过神来，鼓掌。

“啊！还真是女侠啊，这一招太绝了，真有两下子。”

“姑娘你这叫啥功夫啊，你这飞镖如果飞到人身上，还不一下子毙命吗？”

有个小伙子出来抱拳，“姐姐，你收俺做徒弟吧？”

黑丫看到大家这么崇拜她，哧哧笑着，“这可是俺的看家本领，本姑娘不外传。”说着，转身对着干瘦男人伸出手，“给钱吧，四只蹄子，八块钱。”

周围的人们被黑丫的干脆利落、说话又直接给逗乐了。田枣枣也跟着笑，“黑丫，早知道你有绝活，今天我算是见识着了。”

干瘦男人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，“你就是黑丫啊？真是名不虚传啊，早就听说朱集村有个挂掌女侠身怀绝技，没想到在这碰到了，失敬失敬。”

黑瘦男人拱手作了几个揖，牵着骡子走出人群。黑丫因为受到赞扬，神气十足地挺着胸脯，美滋滋地说，“大家听到了吧？俺黑丫，是朱集村的挂掌女侠，大家有活来找俺啊。”

罗天顺刚好追到这里，听到黑丫这番话，一愣：啊？难道她就是王跛脚的闺女，俺儿子的娃娃亲？这，这样的儿媳可不能要。

罗天顺正好与黑丫碰了个对面，他把眼睛看向别处，嘴里说，“别挡俺的路，俺要追俺儿子呢。”

黑丫一听这话，一愣：“莫非你是……”

罗天顺拨楞脑袋：“俺什么也不是，俺要追俺儿子去。”说着钻出人群，跑了。

街边一个小茶棚，茶棚下放着两张长条桌，周遭摆着几个小马扎。